



08054

西漢年紀卷十九

宋王益之撰

郡後學

胡鳳丹月樵校梓

宣帝

孝宣皇帝戾太子孫也巫蠱事起坐收繫郡邸獄漢官

儀郡邸獄治天下郡國上封者屬大鴻臚時丙吉為廷尉監詔治巫蠱郡

邸獄吉擇謹厚女徒復作淮陽郭徵卿令保養曾孫

因遭大赦吉迺載曾孫送祖母史良娣家後有詔掖

庭養視時掖庭令張賀哀曾孫奉養甚謹既壯為取

暴室嗇夫許廣漢女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

卷九

西漢年紀 宣帝

一

退補齋藏板

家史氏

本紀李奇曰復作女徒也謂輕罪男子守邊一歲女子輕弱不任守令復作於官亦一歲

故謂之復作徒也考異曰本紀作趙徵卿今從丙吉傳作郭字按原本無因遭大赦以下事義未了

且無以為後文封許廣漢等事張本當是脱落今補入元平元年六月癸巳大

將軍霍光奏昌邑王淫亂請廢按原本無原平元年

從本紀補入秋七月光等議定以聞皇太后詔即皇帝位

八月己巳丞相做薨本紀按八月以下文義不相屬今

史大夫蔡義為丞相百官表封陽平侯義時年八十餘

短小無鬚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力主常兩吏扶夾

乃能行時大將軍光秉政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

賢苟用可顯制者光聞之謂侍中左右及官屬曰以

爲人主師當爲宰相何謂云云此語不可使天下聞

也蔡義傳考異曰百官表作戊戌荀紀作戊寅通鑑從荀紀按長歷是年八月乙丑朔戊寅乃八月

十四九月卻有戊戌當是荀紀誤今從百官表左馮翊田廣明爲御史大夫

百官表大將軍光條奏羣臣諫昌邑王皆超遷光祿大

夫夏侯勝爲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御史中丞于定

國爲光祿大夫守尚書事太僕丞張敞爲豫州刺史

光以爲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勝

用尚書授太后十一月壬子立皇后許氏本紀按四年載霍

卷九

西漢年紀宣帝

二

退補齋藏板

后母顯使活于衍陰殺許后而不書許后之立前後文義未安今從本紀增入皇太后歸長

樂宮長樂宮初置屯衛本紀考異曰通鑑據外戚傳遂於此上書尊太后爲太

皇太后按本紀不書後云皇太后歸長樂宮使帝即位之初已尊爲太皇太后不應尙以皇太后爲稱也

又元帝紀元帝即位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釋者以爲上官后是昭后也元帝初方爲太皇太后在宣帝

時固未嘗有此也外戚傳誤以元帝爲先帝劉氏已辯之矣通鑑旣於宣帝即位初上尊皇太后爲太

皇太后於元帝即位初又書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殊爲乖誤今於宣紀削此語

本始元年春正月募郡國吏民貲百萬以上徙平陵

紀本詔有司論定策功以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太

尉周勃車騎將軍安世故丞相楊敞功比丞相陳平

前將軍韓增丞相蔡義功比穎陰侯灌嬰太僕杜延年功比朱虛侯劉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

少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揭杜延年傳迺詔曰夫褒有德

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宿衛

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

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霍光傳車騎

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功次大將軍益萬六百戶

安世傳六月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諡歲時祠其

議諡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

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今陛下為孝昭帝後承

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謹行視孝昭帝所為故皇太

子起位在湖史良娣冢在北望苑北親史王孫位在

廣明郭北諡法曰諡者行之益也愚以為親諡宜曰

悼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考異曰原太子傳悼

皇荀紀作悼考按有司作所請之辭為禮為人後者

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陛下為孝昭帝後又

曰親宜比諸侯王以此放之稱皇考與上下文故皇

殊不協通鑑削去皇考兩字深有意義今從之太子諡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

冢三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以湖閼許密鄉

邪里聚為戾園長安曰亭東為戾后園廣明成鄉為

悼園皆改葬焉京太子傳侍御史嚴延年劾大司農田延

年持兵干屬之欲反車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事下御

史中丞譴責延年何以不移書宮殿門禁止大司農

而令得出入宮於是覆劾延年闌內罪人法至死延

年亡命嚴延年傳考異曰按本紀云本史二年春

時傳謂在劫霍光後今載田延年坐盜增儻直自殺于屬車事不知其

於田延年死前一年之末

本始二年春以水衡錢為平陵徒民起第宅本紀應劭曰水

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縣官公作當仰給夏五月詔

司農今出水衡錢言宣帝即位為異政也

卷十九

西漢年紀 宣帝

四

退補齋藏板

議孝武廟樂有司請加尊號六月庚午尊孝武廟為

世宗按原本無詔議孝武廟樂以下至此考宣紀五

月議廟樂六月尊為世宗乃始告祠當是原本增人

告祠孝昭寢廟有雁五色集殿前西河築世宗廟神

光興于殿旁有鳥如白鶴前赤後青神光又興于房

中如燭狀廣川國世宗廟殿上有鐘音門戶大開夜

有光殿上盡明上迺下詔赦天下時霍光輔政上共

讀曰恭已南面非宗廟之祀不出郊祀志辛亥夕長星興

翼出早其後熒惑守房之鉤鈴天文志是歲博士東海

后倉為少府

百官表

倉事同郡孟卿說禮數萬言號曰

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梁戴德戴聖沛慶普儒林

傳

本始三年春正月癸亥皇后許氏崩

本紀不書許后之崩

與下文立霍后節不相照應今從本紀增入

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餘騎與

校尉常惠從西方入至右谷音鹿蠡黎音庭獲單于父行

及嫂居次名王黎汙都尉干長騎將以下三萬九千

餘級得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

虜獲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彌還封惠長羅侯烏孫傳

卷十九

西漢年紀 宣帝

五

退補齋藏板

考異曰烏孫傳三萬九千餘級作四萬級今從匈奴及常惠傳又常惠傳七十餘萬頭作六十餘萬頭今

從烏孫匈奴傳按宣紀及匈奴烏孫二萬本始二年匈奴西伐烏孫烏孫昆彌及公主上書求救兵大

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咸擊匈奴三年春師發長安夏五月軍罷校尉

常惠將烏孫兵入匈奴右地大克獲此本首尾不具疑有脫落六月己丑丞相陽平

節侯蔡義薨本紀義傳考異曰荀紀作乙丑誤今從漢書甲辰長信少府

韋賢為丞相百官表封扶陽侯時賢年七十餘以先帝

師甚見尊重韋賢傳大司農魏相為御史大夫百官表

本始四年正月日詔曰蓋聞農者興德之本也今歲

不登已遣使者振貸困乏其令太官損膳省宰漢儀注太

宰令屠者七十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業丞相以下

二人宰二百人穀輪長安倉助貸貧民民以車

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張戀反本紀三月乙卯立皇后

霍氏賜丞相以下至郎吏從官金錢帛各有差赦天

下本紀后光女也荀母顯既使淳于衍陰殺許后因為

反于偽成君衣補治入宮具勸光內之果立為皇后初

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曰淺從官車服甚節儉五日一

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共養及霍

后立亦修許后故事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

卷十九

西漢年紀 宣帝

六

退補齋藏板

竦體敬而禮之皇后輦駕侍從甚盛賞賜官屬以千

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上亦寵之顯房焉外戚傳秋七

月甲辰辰星在翼月犯之是日熒惑入輿鬼天質天文

志

地節元年春正月戊午乙夜月食熒惑天文有星孛

於西方去太白二丈所本紀五行志夏六月戊戌甲夜客

星又居左右角開東南指長可二尺色白天文丙寅

客星又見貫索東北南行至七月癸酉夜入天市芒

炎東南指其色白天文是歲光祿大夫水衡都尉于

定國為廷尉百官表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

備弟子禮為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

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按原本脫雖

十二字今從定國傳補入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輕加審

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

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定國傳謂上惑路溫舒之言為置

廷尉平秩六百石於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按本紀地

節三年置廷尉平百官表于定國為尉在地節元年

如此則志誤明矣今從百官表地節二年春大司馬大將軍霍光病篤車駕自臨問

光病上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臣兄驃騎將軍去

病從軍有功病死賜諡景桓侯絕無後臣願以所封

東武陽邑三千五百戶分與兄孫奉車都尉山為列

侯奉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

軍三月庚午光薨諡曰宣武侯光傳史紀補表

考之後按光傳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封兄孫奉車

都尉山為列侯奉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

子禹為右將軍光薨以此攷之禹之拜將軍在光未死之前明矣今從本傳御史大夫魏

相上疏曰聖主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寮

是以朝廷尊榮天下鄉讀曰風國家承祖宗之業制

卷九

西漢年紀宣帝

七

退補齋藏板

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  
臣以填竹刀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所以安社稷

絕未萌也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  
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

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毋令領光  
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上亦欲用之

安世深辭弗能得乃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

事安世傳考異曰通鑑考異云百官表地節三年

四月戊申張安世為大司馬七月戊戌更為衛將

軍霍禹為大司馬七月壬辰禹要斬荀紀三年四月

戊辰安世為大司馬按明年四月無戊辰七月無戊

戌又不當再言七月以宣紀張安世霍光傳考之安

世為司馬當在今年為衛將軍當在明年十月禹死

在四年七月蓋年表旁行通連書之致此誤也今從

通鑑按原本無上亦欲用之以下文義未足今增

入上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迺復使樂平侯

山領尚書事而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本紀

此據本紀所書當霍光既死之後魏相上書遂以安

世領尚書上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故令山

領尚書又懼其蔽復令羣臣奏封事此當時之事情

也通鑑刪去令羣臣奏封事一節未完又按通鑑載

魏相上封事請以安世為大將軍以塞爭權按紀羣

臣奏封事乃為防霍山領尚書不應先此已有封事

之名當改作上疏兩字通鑑又載魏相因許廣漢奏

封事請損霍氏權及白去副封事按魏相因平恩侯

奏封事廣漢封平恩乃在地節三年不

應先以為稱今載于封平恩侯之後

卷七

西漢年紀 宣帝

八

退補齋藏板

地節三年春三月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

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盧到來盧代

反不怠流民自占之贖八萬餘口治有異等其秩成

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本紀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

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

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

為虛名云循吏傳夏四月戊申立子爽為皇太子大赦

天下本紀通鑑考異曰通鑑考異云荀紀立皇太

子在去去年四月戊申漢書舊本亦然顏注據疏廣及丙吉傳並云地節三年立皇

太子知在此年者是也今從之乃封太子外祖父

卷十九

西漢紀宣帝

九

退補齋藏板

許廣漢為平恩侯魏相因廣漢奏封事言後元以來

政繇冢宰今光死子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

壻據權勢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宜有以

損奪其權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

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廣

漢白去副封以防雍讀曰蔽帝善之相傳外戚傳

侯山領尚書節考異云云則此處當有封許廣漢及

魏相因廣漢上封事事原本脫去乃封太子外祖父

以下至此京師大雨雹大行治禮丞蕭望之因是上

疏願賜清閒讀曰之冥口陳災異之意帝自在民間

知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耶下少府宋畸居宜反問狀

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

季孫專權卒遂昭公鄉讀曰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

此害矣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

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勢

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甚者公室危唯明

主躬萬幾選同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

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

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為謁

卷九

西漢年紀 宣帝

十

退補齋藏板

者望之傳 考異曰通鑑載于韋賢致仕魏相拜相丙吉除御史大夫後今從荀紀載于三人除拜之前

時上博延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

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

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

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望之傳 荀紀五月甲申丞

相扶陽侯章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餼罷歸加

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百官表六月壬辰御史

大夫魏相為丞相辛丑太子太傅丙吉為御史大夫

表百官冬十月按原本無冬十月三字今據二年戊戌

使張安世領尚書下考異補入

更以張安世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

以霍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以虛尊加之而實

奪其眾霍光張安世傳 考異曰據本紀十月詔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此專爲霍禹兵權故

併安世罷耳至此復令安世爲衛將軍領衛尉北軍

故以霍禹爲大司馬所謂以虛尊加之而實奪其眾

是也霍光傳云更以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

其右將軍屯兵官屬此蓋通前事言之非曾罷屯兵

也蓋禹之罷屯兵已見于前十月通鑑既據本紀書

罷右將軍屯兵矣至此又據光傳云罷其屯兵則爲

重出今刪 廷尉史鉅鹿路溫舒上書言宜尙德緩刑

去此語 上深愍焉十二月乃下詔初置廷尉平四人秩六百

石溫舒傳本紀 考異荀紀載于本始元年按刑法志廷尉史路溫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

獄之吏是也上深愍焉適下詔置廷尉平紀載置廷

平在地節三年今附于其前 按原本無上深愍焉

以下文意未足且與元年于定國 昭帝時匈奴復使

爲廷尉下考異不相應今補人 四千騎田車師及帝遣五將將兵擊匈奴車師田者

驚去車師復通于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爲

質軍宿焉者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者車師王更

立子烏貴爲太子及烏貴立爲王與匈奴結婚姻教

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至是漢遣侍郎會稽鄭吉校

尉司馬熹許吏反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積穀因發諸國

兵攻破車師遷吉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西域傳鄭

卷十九

西漢年紀宣帝

十一

退補齋藏板

吉傳 考異曰西域傳云地節二年通鑑考異云校  
匈奴傳知在三年今從之 按原本無遷吉衛司馬  
以下與元康二年議擊匈奴下考異不應而神  
爵二年所書護鄯善以西匈奴亦無根今補入

地節四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之漢之興相國蕭何功

第一今絕亡後朕甚憐之其以邑三千戶封何元孫

建世為鄯侯 荀紀褚先生補史記 考異曰褚先生

表以為地節三年漢書本紀侯表並以  
為四年今從紀表本紀以為二 二月本紀制詔御史賜

月荀紀以為正月今從荀紀

外祖母號為博平君以博平蠡吾兩縣戶萬一千為

湯沐邑封舅王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食邑各

六千戶追賜諡外祖王迺始曰思成侯詔涿郡治冢

室置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 外戚傳 三月甲辰宗

正關內侯劉德以親親行謹厚為宗室率封為陽城

侯子安民為郎中右曹宗室以德得官宿衛者二十

餘人 考異曰草本作行謹重為宗室率侯監本作行

謹厚按德傳云以親親行謹厚封為陽城侯則  
知草本為誤合

從監本及本傳德寬厚好施生每行京兆尹事多所

平反 音幡 罪人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賓客飲食曰

富民之怨也 恩澤表 德傳 秋七月大司馬霍禹與母宣成

夫人顯及諸壻昆弟謀反發覺皆誅滅 按原本止載

不載霍氏之反當 八月己酉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

是脫誤今補入

卷十九

西漢年紀 宣帝

十一

退補齋藏板

后熒惑失道懷不德挾毒與母顯謀欲危太子無人  
母之恩不宜奉宗廟衣服不可以承天命嗚呼傷哉

其退避宮上璽綬有司廢處昭臺宮本紀外戚傳張安世

自霍氏誅寢恐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

閒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迺驚使吏之

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

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

弗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

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

郎果遷幕府長吏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

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

曰明主在上賢不肖皆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

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安世自見父子尊顯

懷不自安爲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爲北地太守安世

傳考異曰通鑑載于元康三年按安世傳云爲北

地太守歲餘上問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爲左曹太僕

百官表載延壽爲太僕在元康元年觀歲餘之言則

出爲北地太守在地餘四年明矣兼本傳載上赦安

世女孫敬安世寢恐云云載初帝聞京房爲易房者

于四年誅霍氏之後今從之

卷十九

西漢年紀

宣帝

三

退補齋藏板

說上善之以賀為郎會八月飲耐行祠孝昭廟先毆

旄頭劔挺墮地首垂泥申刃鄉讀曰嚮乘輿車馬驚於

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

氏外孫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

界中夜元服入廟居郎間顏曰郎著早衣以廟故章元服執戟立廟

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

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為太中

大夫給事中梁即賀傳襄隄侯劉聖坐奉耐金斤八兩少

四兩免王于侯表是歲北海太守廬江朱邑以治行第一

卷九

西漢年紀 宣帝

古

退補齋藏板

人為大司農百官表循吏傳時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曰明

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

遠守劇郡馭于繩墨旬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安

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饑者甘糟糠

穢歲餘梁肉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

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讀曰伸故事各達

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

足下而進矣邑感敞之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

者循吏傳渤海太守龔遂為水衡都尉百官表循吏傳遂為渤

海太守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迺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甌五十本葱一畦

韭家二母兔五鷄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

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

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勞盧到來盧代循行郡中皆

有畜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

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爲王生素耆讀曰酒亡節度

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

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火故曰明府且止願有

卷十九

西漢年紀 宣帝

五

退補齋藏板

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日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

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

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

子說讀曰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

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

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王生爲水衡丞水衡典上

林禁苑其張宮館爲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之

以官壽卒傳

元康元年少府宋疇坐議鳳皇下彭城未至京師不

足美貶爲泗水太傅

百官表廣漢既誅之後按本紀是年三月以鳳皇集赦天下當是此時建議也今附于此

考異曰通鑑載于趙

有司言禮父爲天子爲天

子傳夏五月立

皇考廟紀因園爲寢以時薦享焉益奉明園民滿千

六百家以爲奉明園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

益戾園各滿三百家戾太復方日高皇帝功臣絳侯

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奉祭祀世世勿絕其

無嗣者復其次

本紀考異曰通鑑以表爲證書于四年按本紀元年復家四年賜黃金

恐是兩字難以合一今從本紀京兆尹趙廣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進

年少者專屬強壯與鋒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

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終以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

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

漢廣漢使長安丞案賢尉史禹故劾賢爲騎士屯霸

上不詣屯所乏軍興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

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卽訊辭服會赦

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子營畜教令力成後以它法

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

使所親信長安人爲丞相府門卒令微伺丞相門內

卷十九

西漢年紀 宣帝

六

退補齋藏板

不法事丞相傅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  
人妬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耐入廟祠廣漢得此使  
中郎趙奉壽風讀曰曉丞相欲以脅之毋令窮正已

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

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即上書告丞相罪

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

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責

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

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

卷十九 西漢年紀 宣帝 七 退補齋藏板

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下廷尉治罪實

丞相自以過譴管傅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

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

節傷化不道上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

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之軍興數罪天子可其

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

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 廣漢傳 考異

曰本紀書于元康二年通鑑考異云百官表本始二  
年廣漢為京兆尹六年要斬又元康元年書守京兆  
尹彭城太守遺按廣漢傳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  
辱大臣望之自司直為平原太守元康元年又自平

原太守入爲少府然則廣漢之死當在元康元年本紀誤也今從通鑑載于元康元年又廣漢傳云地節二年七月丞相婢自殺死溫公以爲婢死已數年而廣漢追發其事此說恐非使丞相婢死在地節三年則事已在赦前廣漢不應追發要是傳所載年月爲誤今削去之

張安世年老復徵其子北地太守延壽爲左曹太僕

傳安世初烏孫公主少子萬年有寵于莎車王莎車王

死而無子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于漢又

欲得烏孫心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

奚充國送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上令羣臣

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黨馮奉世以衛侯

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會故莎車王弟呼

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奚充國自立

爲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

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于是攻劫南道與敵

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衛司馬鄭吉校尉司

馬熹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卽以便宜發諸國兵擊

殺之更立它昆弟子爲莎車王

考奉世傳莎車傳異曰通鑑據西域傳

作都護鄭吉傳吉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

南道神爵中日逐王降吉遂將詣京師吉既破車師

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

此云都護蓋誤今易爲衛司馬三字按原本無奉世卽以便宜發諸國兵以下文義未足今補入

元康二年二月乙丑立皇后王氏賜丞相以下至郎

從官錢帛各有差本紀王氏之先有功於高祖賜爵關

內侯至后父奉光少時好鬪鷄上在民間數與奉光

會相識奉光有女每當適人所當適輒死及上卽位

乃納之後宮爲倖仔時華倖仔張倖仔衛倖仔皆愛

幸有子上懲霍后之欲鴆太子也于是乃選後宮素

謹慎而無子者遂立王倖仔以母養太子外戚傳荀紀三

月癸未封后父奉光爲邛成侯外戚傳表夏五月詔曰獄

卷十九

西漢年紀 宣帝

充

退補齋藏板

者萬人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

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

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

如實上亦亡由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

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

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

猶踐薄冰以待白曰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

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本紀

考異曰通鑑無夏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

字蓋脫今從本紀

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得復擾西域丞相魏  
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  
敵加于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  
小故不忍憤怒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  
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  
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  
實天道也閒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  
未有犯于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  
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

卷十九

西漢年紀 宣帝

三

退補齋  
藏板

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菜之實常恐不能自  
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明以其愁苦之  
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  
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  
時按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  
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  
報纖介之忿于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  
在顛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

平恩侯及有識者議乃可上從相言

魏相傳

時鄭吉上

書言車師去渠餘千里餘北近匈奴漢兵在渠黎者

勢不能相就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爲道遠煩費可且

罷車師田者按原本無時鄭吉以下至此與下  
交吉乃得出句文意不屬今補入上遣

長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揚武

威車師旁胡騎引去吉乃得出歸渠黎于是召故車

師太子軍宿在焉者者立以爲王盡徙車師國民令

居渠黎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西域傳  
考異曰通鑑此下又云以鄭吉

爲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考其時在地節  
三年今以書于吉破車師之後此不復重出渤海

膠東盜賊竝起山陽太守張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

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于親進宦則竭力于君夫

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于明天子乎今陛

下遊意于太平勞精于政事疊疊音尾不舍晝夜羣臣

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

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

此臣敝愚驚既無以佐思慮讀曰閑處聞郡身逸樂

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

數不登盜賊竝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

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惟明詔之

卷九

西漢年紀 宣帝

三

退補齋藏板



西漢年紀卷二十

宋王益之撰 人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宣帝

元康三年三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以之親

粢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本紀食品四千

考異曰王子侯表賀以四月壬子封按長歷是歲四月癸亥朔無壬子表誤宣紀賀封在封丙吉前

今從侍中衛尉金安上上書言賀天之所棄陛下至

仁復封為列侯賀豈頑放廢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

聘之禮奏可賀就國豫章昌邑王傳御史大夫丙吉為人

卷二十

西漢年紀 宣帝

一

退補齋藏板

深厚不伐善自上遭遇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

明其功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官

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

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

以視吉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咎汝

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微卿有恩耳分別奏

組等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微卿已死有子孫皆受

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

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古傳乙未表侯制詔丞相朕

微眇時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將史曹史元長樂衛尉  
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  
庭令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  
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其封吉爲博陽侯曹爲將陵  
侯元爲平臺侯舜爲博望侯延壽爲樂成侯封賀所  
子弟子侍中中郎將關內侯彭祖爲陽都侯追賜賀  
諡曰陽都哀侯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爲散騎中郎  
將以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故人下至郡邸獄復  
作嘗有阿保之功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

卷十

西漢年紀 宣帝

二

退補齋藏板

報之

本紀侯表丙吉張安世傳

吉臨當封疾病上將使人加紼

音弗

而封之及其生存也上憂吉疾不起夏侯勝曰此未

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嚮其祿以及子孫今吉未獲

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瘳

與愈同考異曰吉傳作太子太傅

夏侯勝按是時疏廣尙爲太子太傅恐誤今除去四字

張安世以父子封侯在

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

丙吉張安世傳

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魏郡蓋寬饒劾奏衛

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并連及

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舉奏大臣非

是左遷爲衛司馬

考異曰此事不得其時今附于彭祖封陽都侯後

先是時

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爲衛官繇使市買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衛者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以令詣官府門上謁辭尙書責問衛尉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奏辭自此正馬寬饒初拜爲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劔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

卷二十

西漢年紀 宣帝

三

退補齋藏板

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上嘉之以寬饒爲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小大輒舉所劾奉眾多庭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爲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之有欲反目卑下胡稼反

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鬪  
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印讀曰印視屋而嘆曰美哉然富

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惟謹慎爲得

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侯

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爲謝良久乃

解寬饒爲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

半以給吏民爲耳目言事者身爲司隸子常步行自

戍北邊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

與爲怨又好言事刺譏奸音干犯上意上以其儒者優

卷二十

西漢年紀 宣帝

四

退補齋藏板

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以行

清能高有益于國而爲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

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子書

曰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

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于君矣君宜夙

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

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

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乃欲以太古久遠之

事匡拂讀曰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

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  
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遠  
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  
險竊爲君痛之寬饒不納其言寬饒傳夏六月詔曰前

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翱翔

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摘巢採卵彈

射食亦反

飛鳥具爲令

紀本

立皇子欽爲淮陽王

紀本

時上

垂意于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潁川太守黃霸

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

卷二十

西漢年表

宣帝

五

退補齋藏板

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  
老師帥伍長班行之于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  
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  
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釋問  
它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  
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厥縛反其

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

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于道旁乃爲烏所

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有所

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  
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豬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  
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  
人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  
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  
吏雖老尙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  
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  
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于  
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

卷二十

西漢書

宣帝

六

退補齋藏板

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  
歲增治爲天下第一是歲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數  
月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  
適士劾之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  
石居黃霸傳百官表潁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刻害餘烈高  
仕官好文法民以貪濫與客爭訟生分爲失難治國

家常爲選良二千石先冠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  
明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許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  
是以爲俗民多怨讎韓延壽爲太守欲改更之教以

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

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

謠俗民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

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興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

禮不得過法延壽于是令文學掾官諸生皮弁執俎

豆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賁偶車馬下

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延壽徙東郡黃霸繼之霸

因其迹而大治延壽傳地理志黃霸既罷歸潁川于是制詔

御史其以膠東相張敞守京兆尹考異曰百官表載于神爵元年按敞

卷二十

西漢年紀 宣帝

七

退補齋藏板

傳云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于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黃霸之歸潁川張敞之守京兆蓋同一年也百官表載霸事于元康三年誤今載敞守京兆于霸去自趙廣漢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

稱職京師痛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

敞敞以爲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

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

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

令一三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壹切受署敞皆以爲

吏遺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

衣裾吏坐里間闕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

音枹

鼓稀鳴市無偷盜上嘉之做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收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

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做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

酷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于刑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于三輔尤爲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

及爲真久者不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

卷二十 西漢年紀 宣帝

八 退補齋藏板

名以罪過罷惟廣漢及做爲久任職做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

張做

傳

元康四年春正月詔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

氣衰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

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

傷人他皆勿坐

本紀刑法志

賜功臣適

讀曰嫡

後黃金人二

十斤

本紀

丙寅大司馬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薨

本紀

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介士諡曰敬侯賜塋杜東將作

穿復土起家祠堂子延壽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租入歲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上以為有讓方徙封平原并一國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安世傳是歲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士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齋戒親奉祀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郊祀志比年豐穀石

五錢本紀

卷下

西漢年紀 宣帝

九

退補齋藏板

神爵元年春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時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齋祠之禮頗作詩歌本紀郊祀志

徵能為楚辭九江破皮義反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

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上欲與協律之

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

龔德皆召見待詔于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于

眾庶聞蜀人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

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汜

鄉侯何武為僮子在選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

下轉而上聞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益州刺史因薦王褒有軼與逸同

材上乃徵褒令與張子儁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

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頃之擢褒

為諫大夫王褒傳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本紀郊祀志詔曰

朕承宗廟戰戰慄慄惟萬事統未燭厥理乃元康四

年嘉穀元稷降于郡國神爵仍集金芝九莖產于函

德殿銅池中九真獻奇獸南郡獲白虎威鳳為寶朕

之不明震于珍物飭躬齋精祈為于偽百姓東濟大

卷十

西漢年紀 宣帝

十

退補齋藏板

河天氣清淨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朕之不

德懼不能任其以五年為神爵元年賜天下勤事吏

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所

振貸物勿收行所過毋出田租本紀又詔太常曰夫江

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為歲

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祈為天下豐年焉自是五嶽

四瀆皆有常禮東嶽泰山于博中嶽太室于嵩高南

嶽瀕與濟同山于瀕西嶽華山于華陰北嶽長山于上

曲陽河于臨邑江于江都淮于平氏濟于臨邑界中

皆使者持節侍祠惟太山與河嶷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云時上立白虎祠又以方士言爲隨侯

劍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于未央宮中又祠太

室山于卽墨三戶山于下密祠天封苑火井于鴻門

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于長安城旁又祠

三山八神于曲城逢山石社石鼓于臨胸音之罘山

于腫文瑞反成山于不夜菜山于黃成山祠日菜山祠

月又祠四時琅邪蚩尤于壽良京師近縣鄆則有勞

谷五牀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

卷二十

西漢年紀 宣帝

十一

退補齋藏板

祭休許蚘反屠除王也又立五龍山仙人祠及黃帝天

神帝原水凡四祠于膚施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鷄

之神可醮祭而致上于是遣諫大夫褒使持節而求

之郊祀志褒道病死上憫惜之王褒傳是時上頗修宮室

車服盛手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

事任用能吏諫大夫王吉上疏意以爲夫婦人倫大

綱天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

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天聘妻送女亡節則

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尙公主諸侯則國

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誦于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  
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  
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  
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于冥冥絕惡  
于未萌也又云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  
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驕與傲同

不通古今至于積功治人亡益于民此伐檀所爲作  
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  
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尙方明視天下以儉古

卷十

西漢年紀

宣帝

十一

退補齋藏板

者工不造瑀琢

音

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

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則末成其指如此上

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琅邪吉傳義渠

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

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于是諸降羌及歸義

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

讀曰嚮

遂劫略小種背畔

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

羌至浩

音

疊音門爲敵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眾安國

引還至令居以聞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

式爾反

刑

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

北地上郡騎士羌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

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襄武辛武賢奏言

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或曰至秋冬

乃進兵此敵在竟境讀曰外之冊今敵朝夕為寇土地

寒苦漢馬不能耐讀曰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

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齋三十日糧

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敵以畜

產為命令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讀曰奪

卷下

西漢年紀 宣帝

三

退補齋藏板

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敵

必震壞上迺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為強弩將軍即

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嘉納其冊充國傳

考異曰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伐飛

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

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詣金城

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強弩將軍許延壽擊西羌

六月即拜酒泉太守辛武賢為破羌將軍與兩將軍

並進本紀所書如此推充國傳前後節奏極分曉上

初遣充國至金城而酒泉太守辛武賢上書上禮拜

許延壽為強弩將軍武賢為破羌將軍是延壽武賢

之將同一日也紀與充國並書誤矣今從傳按趙

充國傳本始中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

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元康三年先零遂與

諸羌種豪解仇交質後月餘羌侯狼何遣使至匈奴

借兵欲擊鄯善嚴焯以絕漢道于是兩府復自遣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

以尤桀黠皆斬之云云苟紀考異此本首尾不具疑有脫落秋七月大旱曰此據五行

志苟增詔曰軍旅暴露轉輸煩勞其令諸侯王列侯蠻夷王侯君長當朝二年者皆毋朝本紀京兆尹張敞上

書言充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

民竝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人已破來春

民食必乏窮辟讀曰僻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從各反

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臯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

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

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左馮翊蕭望之少府李彊議

以為民函陰陽之氣有好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

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

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

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于義利而已道

讀曰導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

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

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

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

卷二十

西漢年紀 宣帝

十四

退補齋藏板

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

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于民不足則取

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

雨于其反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

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之古之通義百姓

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

既成堯舜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

竊痛之于是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

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

卷下

西漢年紀 宣帝

五

退補齋 魏林

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

一隅小夷跳梁于山谷間漢但令羣人出財減旱以

誅之其名賢于煩擾良民橫胡孟反興賦斂也又諸盜

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

知縱犯所不當得為之屬考異曰蕭望之傳無議者犯字今從荀紀增入

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

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音之品所從

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早衣二十餘年如淳曰雖有五時服

至朝皆著早衣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破

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之病死于道路况至來春將

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

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倣幸得備列卿

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曰先帝聖

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永惟邊竟讀曰境

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饑寒天絕天

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為軍旅卒讀曰猝暴

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人五十萬錢減死

罪一等豪強吏民請奪假土得反至為盜賊以贖罪

其後姦邪橫胡孟反暴羣盜竝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

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

者過半然後哀止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

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為羌虜且破

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倣議蕭望之傳丞相魏相名易經

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

今故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

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請施行之考異曰通

鑑載于元康二年按疏辭云西羌未平師旅在外

兵草相乘則非元康明矣今載于西羌反之後曰

卷干

西漢年紀 宣帝

六

退補齋藏板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  
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  
多背本趨末或有饑寒之色爲陛下之憂臣相罪當  
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  
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  
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爲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餒

乃賄反

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寃

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音池禁株馬

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

卷二十

西漢年紀宣帝

七

退補齋藏板

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  
臣謹案王法必本于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  
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二年平原渤海太山  
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于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  
使至于此賴明詔振揀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  
騰踴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  
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早圖其備唯  
陛下留神元元率由先帝盛德以撫海內上施行其  
策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臣相幸得

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  
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  
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由  
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  
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  
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  
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  
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  
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

卷二十

西漢年紀 宣帝

五

退補齋  
藏板

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  
則泄夏興坎治則雷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  
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  
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  
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扶元民不天

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  
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  
饑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爲  
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繇者

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于先聖自高皇帝

時有主四時之官

兩語仍荀紀

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于

天下賜孝悌力田及罷

薄蠲反

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

節太子家令鼂錯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

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

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

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相敕

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

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與御史大

卷二十

西漢年紀

宣帝

九

退補齋藏板

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為人嚴毅不如吉寬

澹大司農朱邑卒天子憫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

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脩之餽

與饋同

可

謂淑人君子遭罹凶災朕甚閔之其賜邑子黃金百

斤以奉祭祀初邑病且死屬

之欲反

其子曰我故爲桐

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

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爲邑

起家立祠歲時祀祭

朱邑傳本紀

彊弩將軍許延壽出擊

羌降四千餘人破羌將軍辛武賢斬首二千級中郎

將楚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趙充國所降復得

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充國傳是歲前將軍

韓增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尙書事增爲人寬和白

守以溫顏遜辭承上接下無所失意保身固寵不能

有所建明百官表韓王信傳太僕張延壽病免以戴長樂爲

太僕百官表長樂者帝自在民間時與相知故拔擢親

近楊惲傳杜陵陳遂爲太原太守帝微時與遂有故相

隨博弈數負進音驢及卽位用遂稍遷至二千石迺賜

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

卷下 西漢年紀 宣帝 三 退補齋藏板

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于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

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陳遵傳考異曰此事不得其時今附于拜戴長樂爲太

僕之後中郎將楊惲爲諸吏光祿勳郎官故事令郎出

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沐名曰山郎移病盡一日

輒償一沐或至歲餘不得沐晉灼曰五其豪富郎曰

出游戲或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傳相放弁任反效惲

爲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其疾病

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

舉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

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

由是擢為諸吏充祿勳親近用事然憚伐其行能又

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以其

能高人由是多怨于朝廷百官表蕭望之為左馮翊

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望之傳廣陵太守沛郡陳

萬年以高第入為右扶風百官表扶陽節侯韋賢薨

子宏當嗣為太常丞坐宗廟事繫獄未決于是賢門

下生於宏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

大河都尉元成為後元成深知非賢雅意即陽為病

卷二十

西漢年紀 宣帝

三

退補齋藏板

狂徵至長安既葬當襄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

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元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

其欲讓爵辟讀曰兄者案事丞相史迺與元成書曰

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于後今子獨壞

容貌蒙恥辱為狂癡光曜讀與而不宣微哉子之

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為丞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

然恐子傷高而僕為小人也元成友人侍郎章亦上

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元成勿枉其志使

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元成實不病劾

奏之有詔勿劾引拜元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

元成爲河南太守兄宏爲太山都尉韋賢傳 考異

康四年按表元成以神爵元年襲封今從侯表丁令比三歲入盜匈奴殺略

人民數千驅馬畜去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

何奴傳

神爵二年春正月于鳳凰所集處得玉寶起步壽宮

郊祀志秋羌若零離留且干闥反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

酋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

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考異日本紀作夏今從充國傳仲馮亦以爲紀誤

卷三

西漢年紀 宣帝

三

退補齋藏板

匈奴虛閭權渠單于將十萬餘騎旁步浪反塞獵欲入

邊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爲言

兵鹿奚盧侯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

緣邊九郡備敵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

罷兵迺使題王都犁胡次等人漢請和親未報會單

于死虛閭權渠單于始立而黜顓渠闕氏顓渠闕氏

即與右賢王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顓渠闕氏語

以單于病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赦呼各反宿王刑

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顓渠闕氏與其弟左大且渠

都隆奇謀立右賢王屠者堂爲握衍胸劬音鞬單于握

衍胸鞬單于者烏維單于耳孫也握衍胸鞬單于初

立凶惡盡殺虛閭權渠時用事貴人刑未央等而任

用顯渠閼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

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獬先安反又

所姦反既不得立亡歸妻父烏禪音幕烏禪幕者本烏

孫康居閒小國數見侵暴率其眾數千人降匈奴狐

鹿姑單于以其弟子曰逐王姊妻之使長其眾居右

地曰逐王先賢揮音繼其父左賢王當爲單于讓狐鹿

卷十

西漢年紀 宣帝

三

退補齋藏板

姑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之國人以故頗言曰逐王

當爲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胸鞬單于有隙即率其

眾數萬騎欲歸漢匈奴傳使人至渠犁與護鄯善以西

使者鄭吉相聞吉發渠犁誦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

王口萬二千八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

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既

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

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詔曰都護西

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迎匈奴單于從

亢日逐王眾擊破車師兜訾子移反城功效茂著其封

吉為安遠侯食邑千戶考異曰西域傳以為神爵三年按本紀載于二年匈奴傳

亦云二年當是西域傳誤今從本紀匈奴傳吉于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

烏壘城鄭吉傳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匈奴益弱

不敢爭西域僮僕都尉由此罷于是徙屯田于北

胥鞬披莎車之地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

孫唐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

可擊擊之西域傳漢之號令班西域矣鄭吉傳握衍胸鞬

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為日逐王匈奴傳時上用刑

卷下西漢年紀 宣帝 退補齋藏板

法不甚欲儒術信任中尚書宦官中書令宏恭石顯

久典樞機蕭望之蓋寬饒傳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奏封事

曰方今聖道寢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

為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

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

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

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指意欲求禮古禪字

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惑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

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上書訟寬饒曰臣聞山有

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所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

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言上不聽遂

不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眾莫不憐之本紀

蓋寬饒傳 考異曰通鑑載于日逐王事前今從本紀載于後匈奴握衍胸鞬單于

遣名王奉獻賀正月始和親本紀是歲右曹典屬國蘇

武卒初武既免官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

卷干

西漢年紀 宣帝

五

退補齋藏板

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爲遺言帝即時召武待詔宦

者署數進見復爲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

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

侯樂昌侯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

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閔之問左右武在

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

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

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爲郎又以武弟子爲

右曹武卒時年八十餘武傳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

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令復  
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絕匈奴願聘馬羸各千匹詔  
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以爲烏孫絕域變故難保  
萬里結婚非長策也不可許上不聽以烏孫嘗一作新

立大功又重絕故業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聘昆彌  
及太子左右大將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  
取少主上迺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爲公主置官  
屬侍御百餘人舍上林中學烏孫言天子自臨平樂  
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使長

卷二十

西漢年紀 宣帝

三

退補齋  
藏板

羅爲光祿大夫常惠爲副凡持節者四人送少主至  
燉煌未出塞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陁  
子泥靡代爲昆彌號狂王惠上書願留少主燉煌惠  
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爲昆彌還迎少主事下  
公卿望之復以爲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前公主  
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得安此已事  
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于四  
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至繇役將興其原起此

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蕭望之西域傳以惠明習外國事召

為典屬國代蘇武惠傳

神爵三年春起樂游苑本紀三月丙午丞相高平憲侯

魏相薨百官表相嘗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

劫事而坐之尤不敬長吏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

相竟下丞相病死褚先生補史記夏四月戊戌御史大夫博

陽侯丙吉為丞相秋七月甲子大鴻臚蕭望之為御

史大夫百官表丙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

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吏有罪減不稱職輒

予長休告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為相姦吏

卷下西漢年紀 官帝 三 退補齋藏板

成其私然無所懲艾讀曰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

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為故事公府不案

吏自吉始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者讀曰

酒數通蕩嘗從吉出醉歐反丞相車上西曹主吏

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

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汗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此

馭吏邊郡人習知遠近發犇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

騎持赤白囊邊郡發犇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逐驛騎

至公車刺取知敵人雲中代郡邊歸府見吉白狀因

曰恐敵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  
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  
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敵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  
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  
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  
丞相不先問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繇是益賢  
吉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鬪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  
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息哀吐舌吉止  
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

卷二十

西漢年紀 宣帝

三

退補齋藏板

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  
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  
相不親小事非所當于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  
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遂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  
害心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  
服以吉知大體丙古張敞蕭望之言曰夫倉廩實而  
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奉率不足常有憂  
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爲廉其孰不能可以什率  
增天下吏俸通八月詔益吏百石

宋王益之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宣帝

五鳳元年皇太子冠皇太后賜丞相將軍列侯中二

千石帛人百匹大夫八匹又賜列侯嗣子爵五

大夫男子爲父後者爵一級本紀本紀太子冠在此年苟

絕於元康三年敘二疏去位事已云夏赦徒作杜陵

者本紀秋匈奴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揮音纒音兄右奧

郁音鞞居言反王與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

卷十一

西漢年紀 宣帝

一

退補齋藏板

韓邪單于考異曰與字匈奴傳作爲字仲馮以爲誤改作與字按下文右奧鞞王自立爲車犁

單于烏藉都尉自立爲烏藉單于如此係是兩人爲字誤矣通鑑取仲爲之說改作與字今從通鑑左

馮翊韓延壽棄市本紀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

陳前爲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眾庶皆以臣懷不

正之心侵冤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

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

欲以解罪狡猾不道上惡之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

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

距逆人人爲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

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爲

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爲吏以已爲戒子皆以父言去

官不仕延壽傳

五鳳二年春正月行幸雍祠五時荀紀以爲三月荀紀

以爲正月按漢制常以正月郊祀蓋荀氏作紀之時本猶未誤也又楊惲傳曰行必不至河東矣蓋時亦

幸河東祠后夏四月己丑大司馬車騎將軍龍額安

侯韓增薨本紀韓王信傳考異曰通鑑無五月彊

弩將軍許延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百官表輔政延壽

廣漢弟也外戚傳考異曰通鑑作車騎將軍初無大字

卷五

西漢年紀 宣帝

二

退補齋藏板

先漢亦無此官名蓋通鑑仍荀紀所書故如此不知荀紀後書延壽薨處亦云車騎將軍明前所書衍

此一字今秋八月詔曰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

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爲苛

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

令民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

干餼音餼以愆勿行苛政本紀初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

善爲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至是奏言故事歲漕關

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宏

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

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官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迺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眾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書于商功牙錄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買而糴名曰常平倉

食貨上志

卷三

西漢年紀 宣帝

三

退補齋藏板

善之考異曰本紀載于五鳳四年按蕭望之傳云取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又望之輕丞相丙吉左遷太子太傅望之左遷在五鳳二年不應設常平倉在四年也蓋壽昌以常平至四年民始便故賜爵關內侯紀所書者以賜爵故也按嚴延年傳云府丞議道壽昌爲常平倉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爲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延年以神爵棄市則常平設倉當在此時今從蕭望之傳附于望之左遷望之復非壽昌又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人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

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望

之免冠置對天子

繇典由同

是不說

悅音

後丞相司直繇

音

延壽奏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

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而謂御史曰良禮

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

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

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時議事不合意望

之曰侯年寧能父我耶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

多使守史

漢儀注御史大夫史員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給事殿中其餘三十人留守

治百事皆冠法冠

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少史冠法冠

卷三

西漢年紀 宣帝

四

退補齋藏板

為妻先引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案望之

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修

踞慢不遜攘

古讓字

受所監臧二百五十以上請逮捕

繫治壬午上使光祿勳惲策詔望之左遷為太子太

傅以太子太傅黃霸為御史大夫望之為太傅以論

語禮服授皇太子

蕭望之傳百官表

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

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餘人屠耆單

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行千里未至

呼

乃穀反姑地逢呼韓邪單于兵可四萬人合戰屠耆

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  
脅樓頭亡歸漢車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冬十一  
月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遼古速累自

反烏厲溫敦皆見匈奴亂率其眾數萬人南降漢封

烏厲屈為新城侯烏厲溫敦為義陽侯匈奴傳本紀考異曰通

鑑考異云宣紀呼遼累單于帥眾來降功臣表信成

侯王定以匈奴烏桓屠耆單于子左大將軍率眾降

侯義陽侯厲溫敦以匈奴諄遼累單于率眾降侯此

即屈與敦也未嘗為單于或降時自稱單于或紀表

二者光祿勳平通侯楊惲與太僕戴長樂相失長樂  
營使行事肄反宗廟還為掾史曰我親面見受詔

副帝肄丁故反侯御人有上書告長樂非所宜言事

下廷尉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惲罪高昌侯

車犇入北掖門惲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有犇車

抵殿門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

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惲上書訟延壽郎中

邱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

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真入所謂鼠不

容穴銜窠其羽反數山羽反者也又中書謁者令宣持單

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惲曰冒頓單于得

漢美食好物謂之殛惡單于不來明甚憚上觀西閣

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

問其過可以得師矣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桀

紂憚問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憚曰得不肖君大臣

爲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若秦時但任小臣誅

殺忠良竟以滅亡令親任大臣卽至今耳古與今如

一邱之貉胡各反憚妄引亡國以誹謗當世無人臣禮

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

君所言行必不至河東矣以主上爲戲語尤悖逆絕

卷三

西漢年紀 宣帝

六

退補齋  
藏板

理事下廷尉廷尉定國考問左驗明白奏憚不服罪

而召戶將尊欲令戒飭與救同富平侯延壽曰太僕定

有死罪數事朝暮人也憚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

人坐語侯言時不聞憚語自與太僕相觸也尊曰不

可憚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毋泄憚語令

太僕聞之亂餘事憚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衛近臣上

所信任與聞政事不竭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

引爲妖與妖同惡言大逆不道請逮捕治上不忍加誅

有詔皆免憚長樂爲庶人楊憚傳 考異曰考異云 宣紀書十二月楊憚坐前

為光祿勳有罪免為庶人不悔過怨望大逆不道要斬荀紀因而用之按惲傳惲與孫會宗書曰臣之得罪已揚譚稱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按百官表惲以神爵元年為光祿勳五年免戴長樂亦以其年為太僕五年免杜延年以五鳳三年六月辛酉為御史大夫又按蕭望之傳使光祿勳惲策免望之其事載今年八月惲猶為光祿勳至四年四月乃有日食之變蓋惲以今年十二月免為庶人至四年乃死宣紀誤也

後向方待詔皆罷是時美

陽得周鼎獻之下有司議多以為宜薦見宗廟如元

鼎時故事張做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

周祖始乎后稷封于豳與郁同公劉發迹于豳太王建

國于郊古岐字梁文武興于鄴錡由是言之則郊梁鄴

錡之閒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臧今鼎

出于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枸音荀邑賜爾

旂鸞黼黻與雕同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

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述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

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臧之

于宮廟也不宜薦見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郊祀志考異

曰此事史不載年按劉德傳云更生鑄偽黃金繫當

死其父德上書訟罪會薨大鴻臚奏德訟于罪失大

臣體不宜賜諡置嗣通鑑載于神爵元年按郊祀志載劉更生鑄黃金不驗坐論做上書諫今從志附於

其是歲衛尉扶陽侯章元成為太常右扶風陳萬年

卷三

西漢年紀 宣帝

七

退補齋藏板

爲太僕百官表萬年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

尤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

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迺歸陳萬年傳先

是上興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

書言神仙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諫

大夫劉更生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興上方鑄作事

費甚多至是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僞

黃金繫當死其父宗正陽城侯德上書訟罪會薨大

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賜諡置嗣制曰賜

卷三

西漢年紀 宣帝

八

退補齋藏板

謚繆侯爲置嗣子安民爲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

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劉德劉向傳服虔曰

踰冬至春行寬大而減死罪考異曰外戚恩京兆

尹張敞上疏諫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于萬反

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

五鳳三年二月壬申御史大夫黃霸爲丞相百官表封

建成侯考異曰百官表作壬申荀紀作壬辰按長歷正月戊寅朔二月無壬辰而壬申乃二十五

也今從夏六月辛酉西河太守杜延年爲御史大夫

百官表考異曰通鑑無夏字今從荀氏紀又通鑑

考異云荀紀作辛巳百官表作辛酉按長歷此月丙

午朔無辛巳今從表始昭帝時廣陵王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覲

覲心而楚地巫鬼胥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女

須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言吾必令胥為天子

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

也殺牛賽先代反禱及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

廢胥古浸反字信女須等數賜予錢物至帝即位胥曰

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及漢立太

子胥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乃止不詛後胥子

南利侯寶坐殺人奪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修姦事

發覺繫獄棄市相勝之奏奪王射破草田以賦貧民

奏可胥復使巫祝詛如前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

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天子

遣廷尉大鴻臚即訊廣陵王記

五鳳四年春正月廣陵王胥謂太子霸曰上遇我厚

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即

以綬自殺死天子加恩赦王諸子皆為庶人賜諡曰

厲王本紀廣陵王傳考異曰通鑑無正月二字今從本紀匈奴單于稱臣遣弟

谷音鹿音蠡反王入侍以邊塞亡寇滅戍卒什二本紀考

卷九

西漢年紀 宣帝

九

退補齋藏板

異曰通鑑考異云按匈奴傳呼韓邪稱臣卽遺鉢妻渠堂人侍事在明年時匈奴有三單于不知此單于爲誰也民便常平倉上廼下詔賜大司農中丞耿壽昌

爵關內侯而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本紀食貨志

楊惲旣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

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爲之言大臣廢退當

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

惲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晚典暗昧語言見廢內懷

不服報會宗書曰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

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讀曰聞政事曾不能

卷三十一 西漢年紀 宣帝 十 退補齋藏板

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

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

貧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胡孟反被口語身幽北闕

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

全首領復奉先人之邱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

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讀曰以忘罪竊

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

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

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

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羔斗酒自勞來到家反

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

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時也拂衣而喜奮古袖字低卬頓足起無誠

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

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

卷三

西漢年紀 宣帝

十一

退補齋藏板

尙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匹遙反然皆有節槩工代反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

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于今迺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會有日食變騶馬猥

佐成上書告憚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

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惓  
大逆無道要斬妻子徙酒泉郡惓兄子安平侯譚坐  
不諫正惓與相怨望語免爲庶人召拜成爲郎諸在

位與惓厚善者太常韋元成及孫會宗等皆免官

楊惓

傳通鑑二考異曰楊惓傳作未央衛尉韋元成按百  
官表元成以神爵四年爲衛尉五鳳二年爲太常又  
元成傳亦載爲未央衛尉遷太常坐與惓厚善惓誅  
黨友皆免官以此攻之當是楊惓傳誤合從百官表  
元成傳易聞彘單于率其眾東擊郅支單于與戰殺  
爲太常

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郅支都

單于庭

匈奴傳

卷五

西漢年紀 宣帝

五

退補齋藏板

甘露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紀皇太子柔仁

好儒見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惓蓋

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爲罪而誅嘗侍燕從于容反容言

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

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

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胡明反於名實不知所

守何足委任迺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疏太子

而愛淮陽王元帝紀淮陽王母張婕妤愛幸而王又好

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材曰真我子也是時王未就國

上常有意欲用代太子然因太子起于微細上少倚  
依許氏及卽位而許后以殺死太子蚤失母故弗忍

也人之上召拜韋元成爲淮陽中尉欲感諭王輔以

推讓之臣由是太子遂安元帝紀淮陽王韋元成傳樂陵侯史高

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丞相黃霸薦高可太尉天子

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

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帥也

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

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

卷十一

西漢年紀 宣帝

三

退補齋藏板

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

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

興言治民吏以霸爲首黃霸傳考異曰通鑑載于黃霸拜相之次按漢以大司

馬代太尉無大司馬與太尉並置者是時許延壽既爲大司馬不應霸復薦史高爲太尉當是延壽既薨

之後今夏四月建章未央長樂宮鍾虞銅人皆生毛

長一寸斯時以爲美祥郊祀志秋耐宗廟高平侯魏宏

博陽侯丙顯坐騎至司馬門不敬削爵一級爲關內

侯恩澤始顯少爲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曰顏曰

一曰其夕展禱乃使出取齋衣丞相吉大怒謂其夫

牲具謂之夕牲

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

為言然後乃已丙吉傳

甘露二年春正月立皇子囂音教為定陶王本紀曰通鑑

考異云諸侯王表作十月乙亥今從漢書本紀囂衛倢伃子也宣元六年王傳詔曰

迺者鳳凰甘露降集黃龍登興醴泉滂流枯槁口老反

榮茂神光並見咸受禎音貞祥其赦天下減民算三十

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二千石金錢各有差賜民

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本紀珠崖郡

反夏四月遣護軍都尉張祿將兵擊之荀御史大夫

卷三十一西漢年紀 宣帝 而 退補齋藏板

杜延年以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

賜延年黃金百斤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

馬罷就第延年傳秋九月立皇子宇為東平王本紀宇公

孫倢伃子也宣元六年王傳

甘露三年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

于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

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

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頡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

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

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邱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于方叔召虎仲山甫焉自丞相黃霸御史大夫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帝世然不得列于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通鑑蘇武傳詔曰迺者鳳凰集新蔡羣鳥四面行列皆鄉鳳凰立以萬數其賜汝南太守帛百匹新蔡長吏三老孝悌力田

卷王

西漢年紀 宣帝

五

退補齋藏板

鰥寡孤獨各有差賜民爵二級毋出今年租本紀三月

己丑丞相建城侯黃霸薨諡曰定侯本紀百官表霸傳考異曰本

紀百官表皆作己丑通鑑仍荀紀作己巳按長歷是月甲申朔無己巳至三月初六日乃己丑也當是荀

紀誤今從本夏五月甲午御史大夫于定國爲丞相

封西平侯太僕陳萬年爲御史大夫百官表于定國傳詔諸

儒講五經同異于石渠閣博士沛施雠雠受田王孫易論易

譯官令齊周堪博士魯孔霸俱受大夏侯勝書于勝歐陽地

餘濟南林尊並受歐陽生書平陵張山拊音膚謁者陳留假倉

並受小夏論書博士沛薛廣德山陽張長安並受王式詩

侯建書

論詩博士梁戴聖太子舍人沛閭人通漢並受后論倉禮

禮公羊博士下邳嚴彭祖侍郎申輓音晚伊推宋顯穀

梁議郎汝南尹更始待詔劉向即更生梁周慶丁姓

並論春秋黃門郎梁邱臨子賀奉使問諸儒而淮陽中

尉章元成治魯詩又治禮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諸儒

雜論同異條奏其對時公羊家多不見從彭祖等願

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

人議三十餘事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蕭望之等平

奏其議天子稱制臨決焉迺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

卷五

西漢年紀 宣帝

六

退補齋藏板

書穀梁春秋博士諸傳 考異曰荀紀云立穀梁公羊春秋左氏傳博士按公羊博士

已立于武帝時宣帝所立只穀梁耳左氏至成哀時

猶未立學宮故劉歆移書責太常亦可見荀氏之誤

今不取官石渠議漢書不載其辭今復無存唯杜佑

通典尚見一二一議太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

子當絕父祀以後太宗無戴云太宗不可絕言嫡子

不為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太

宗聞人通漢曰大夫之子為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

是也一經云大夫之子為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為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何戴聖以為唯子不報者言言命婦不得降故以大夫之子為文唯子不報者言猶斷周不得申其服也帝制曰為父母周是也一蕭太傳云以麻終月數者以其未葬除無文節故不變其服為稍輕也已除喪服未葬者皆至葬反服庶人為國君亦如之帝制曰會喪服喪衣是也又問曰大夫降乳母邪聞人通漢對曰乳母所以不降者報義之服故不降也又問鄉請射告主人樂不告者何也

戴聖曰請射告主人者賓主俱當射也夫樂主所以樂賓也故不告於主人也黃門郎臨奏經曰鄉射合樂大射不何也戴聖曰鄉射至而合樂者質也大射人君之禮儀多故不合樂也聞人通漢曰鄉射合樂者人禮也所以合和百姓也大射不合樂者諸侯之禮也韋元成曰鄉射禮所以合樂者鄉人本無樂故合樂歲時所以合和百姓以同其意也至諸侯當有樂傳曰諸侯不釋懸明用無時也君臣朝廷同當用之矣必須合樂而後合故不云合樂也時公卿以元成議是又問經云宗子孤而殤何也聞人通漢曰孤者師傳曰因殤而見孤也男子二十冠而不為殤亦不為孤故因殤而見之戴聖曰凡為宗子者無父乃得為宗子然為人後者父雖在得為宗子故稱孤聖又問通漢曰因殤而見孤冠則不為孤者曲禮曰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此孤而言冠何也對曰孝子未嘗忘親有父母無父母衣服輒異記曰父母在冠衣不純素父母歿冠衣不純采故言孤言孤者別衣服也聖又曰然則子無父母年且百歲猶稱孤不斷何

### 卷三

西漢年紀 宣帝

### 七

退補齋藏板

通漢對曰二十冠而不為孤父母之喪年雖老稱孤已上特禮議耳諸經盡然今姑附見可以類推

初帝聞衛太子穀梁春秋以問韋賢夏侯勝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皆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宣興穀梁沛蔡千秋為郎嘗從魯榮廣受穀梁士召見千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及慶姓為博士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本紀傳烏孫大昆彌元貴靡鴟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士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聞而迎之冬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年且七十賜以公主田宅媵婢

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後卒三孫因留守墳墓云

考異曰通鑑又取西域傳云後段會宗為都護乃招還亡畔安定之星靡死子雌栗靡代立按段會宗為都護乃在竟寧中竟寧元帝末年載于此恐誤今除去之初皇太子所愛幸司馬

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天命迺諸娣妾良人

更祝詛殺我太子憐之且以為然及司馬良娣死太

子悲恚發病忽忽不樂因以過怒諸娣妾莫得進見

者久之帝聞太子恨過諸娣妾欲順適其意酒令皇

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虞與誤侍太子者故繡衣御

史王賀女孫政君與讀曰豫在其中及太子朝皇后迺

卷三

西漢年紀 宣帝

六

退補齋藏板

見政君等五人微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太子殊

無意于五人者不得已于皇后彊應曰此中一人可

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諸于長御即以爲

是皇后使侍中杜輔掖庭令濁賢交送政君太子宮

見丙殿得御幸有身先是太子後宮娣妾以十數御

幸八者七八年莫有子及政君一幸而有身是歲生

子于甲館畫堂爲世適讀曰嫡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鶯

字太孫常置左右元后傳雁門太守建平侯杜緩爲太

常百官表緩延年子也本傳郵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

之甚厚

匈奴傳

甘露四年典屬國常惠為右將軍

百官表

典屬國如故

惠傳稅侯金賞為侍中太僕

百官表

匈奴呼韓邪郅支兩

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

匈奴傳

諸儒薦

郡文學河內張禹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

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

奏寢罷歸故官禹嘗從沛郡施雠受易琅琊王陽膠

東庸生問論語

禹傳

黃龍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本紀

匈奴呼韓邪

卷三十一

西漢年紀

宣帝

九

退補齋藏板

單于來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

八千斤二月單于歸國始郅支單于以為呼韓邪降

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即引其眾兩欲攻定右地又屠

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

得數千人自立為伊利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

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

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烏孫欲與

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為漢

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以稱漢乃殺郅支使持頭道

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邳支邳支見烏孫兵多其使

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因北擊烏揭反烏揭邱例

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并三國數遣兵擊烏

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

里邳支留都之匈奴傳本紀詔曰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

大夫順民所疾苦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

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

此豈不謬哉方今天下少事賦役省減兵革不動而

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務為欺謾以避

卷三

西漢年紀 宣帝

三

退補齋藏板

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御史察計簿有疑不

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本紀荀紀考異曰迹孝

厚之意哉治其罪狀使與名律相應無所縱舍贊所謂必罰是也暮年之詔顧謂數申詔公卿務行寬大

其誰欺乎荀氏漢紀削去此語其知之矣今從荀紀三月客星居王良東北可

九尺長丈餘西指出閣道閒至紫宮本紀天文志未央宮

輅輪音零中雌鷄化為雄毛皮變化而不鳴不將無距

五行志夏四月詔曰舉廉吏誠欲得其真也吏六百

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秩祿上通足以效其賢材自今

以來毋得舉本紀以修撰之職領於他官考異曰此語見通典不知

其時今附于帝終之前 由是太史之官惟知占候通典太常掌故

東海匡衡調補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

世少雙今為文學就官京師後進多欲從衡平原衡

不自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邱賀問

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

師道可觀覽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皇太子見衡

對私善之匡衡傳帝寢疾選大臣可屬反欲者冬十二

月癸酉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蕭望之

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

卷二十一

西漢年紀 宣帝

三

退補齋藏板

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

書事望之傳甲戌帝崩于未央宮明年春正月辛丑

葬杜陵上尊號曰孝宣皇帝帝不喜儒好觀申子君

臣篇宣紀元紀劉向別錄考異曰宣帝平生慘覈

之取豈無所自漢史顧不載乃軼出于劉向別錄今

班固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

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

自元成閒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

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讀曰威北



